

灯下漫笔

散文诗页

豫南商城印象

❁ 蒋戈天

美丽在山，在水，在出尘的风物，在求索的步履，在梦想飞翔的轨迹。心存美丽，幸福就有了根。

——题记

山骨

山亦有骨。

大别山的峭拔和峻毅依靠着骨头的支撑。傲然挺立是他的表情，永葆青春是他的生命密码。

在豫南，在金刚台，当日光托起云朵，洒下祥瑞，去默视，去倾听每一块岩石，从淡青、赭黄或灰白的颜色中去辨别山岩的年龄、纹理和骨质，是对久远历史的追问和指认。

大山是有气节的。他自然独立，他沉稳内敛，像一位正直、成熟的父亲，像一名敢于搏击风浪、淡看世事沧桑的青年。

铁血的骨头书写着坚强，沉默的骨头燃烧着火焰。

山骨的力量只有大地可以感知，只有疾风骤雨、电闪雷鸣可以检验，只有峭岩上的青松、悬崖边的葛藤、攀岩的青藤花可以作证。

大山的子民，面山而居。他们独立坚毅如山，笃爱诚信如山，有着山的骨气和品质。

山骨承载在他们的身上。

水魂

那水，名之汤泉，带着母亲的体温，从万年的岩缝中汩汩涌出。

带着芬芳，带着舞姿，带着歌谣。

带着一颗澄碧的心。

那水有根，根在大山。那是蓄满晨曦的露珠，甜丝丝的春雨，缠綿悱恻的秋水，一尘不染的冰挂和霜雪，渗透地脉，融为大山骨肉相连的一部分。

积流成流，积流为溪、为湖。那原本细弱的水就有了宏阔和舒张，就有了铺染与包容，就有了风姿和气象。

就有了心魂。

大别山巍峨的雄姿起伏在她的怀里，蓝天白云成为她眼底变幻的底色，月亮借她的水滴梳理云髻，星星枕着她的浪波酣然入梦。

温泉湖畔，绿草如茵，是放牧的牛羊，是林立的楼群，是临水而立的农家小院，披一身新妆；当炊烟升起的时候，可以嗅到谷米的芳香，日子的甘醇。

洗洗的女子，轻蹙蛾眉，眼藏笑语，温婉细密的心思洒落在水面上，漾开一圈一圈透明的涟漪。荷锄的汉子，踏踏实实，来她的脚边小憩，用清绵的水滴擦去一身的汗水和满脚的泥。

温恬的女子、敦厚的男儿，由水滋润，便有了绰约的风姿、绵阔的情思和胸怀，便有了干净的身心、清灵的梦翼与飞翔。

那水如此纯粹，如此博大，如此淡定。我想，成为其中的一滴是幸福的。清白的幸福含着泥和汗的味道，广阔的幸福可以用澎湃和跌宕来完成。

那么，我们的心魄和思想就熏染和融入了水的魂。

风 色

风是乡村的辞令和禅语。

大别临风，灌河看风，月下听风，梦里随风，是豫南儿女心中指向幸福的事情。

主张温柔，传达锋度和强韧，豫南的风出示了秘密的心机。

大多时候，可以顺着曲曲弯弯的乡间小路，上山林、去田野、来街市、入庭院，追寻她的芳魂。可是，伸手去捉，风藏匿了身影；感然转身，风又掀动了衣襟。

所幸，唯有这忠实的黄土地，像一个记录仪，不断呈现和刷新摇曳多姿的风色——

那是杜鹃红，梨花白，是迎春黄，鸢尾紫。

那是广阔的绿荫，满池的荷韵。

那是灿金的稻浪，掀动起伏的思潮；是一山的红叶，诉说彤红的依恋；是褐红的栗果，裸出一粒粒饱满的情思；是馥郁的金桂，吐露一缕缕秘密的心香。

那是大雪凌空，冰挂前川，是大红的灯笼点亮了团聚的节日，是热腾腾的饭桌摊开了浓浓的乡音和故情。

女子秀发的飘逸，男子臂力的缜张是流动的风色。

父亲眉宇的坚毅，母亲眼神的温润，老人神态的安详，孩子笑颜的稚纯，是定格的风色。

风色含着甘醇的泥土气息，含着汗水、花香，含着飞行的轨迹和梦翼的滑翔。

在风色中行走或奔跑，大山的儿女立志向远。

那么，一年四季，请别忘开启一扇小窗，将风色指向心灵最柔软、最温暖的地方。

心 品

走进大别山腹地，会晤商城，瑰丽的山水和朴实厚道的乡风民情是小城递上的一张醒目的名片。

平平常常的日子，闪动火苗，以宽厚和幸福的名义。

这里，一草一木亲切温和，一花一果自然清纯。

这里，乡亲们喜欢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的日子，把生活爱出了油盐米饭一样的滋味。

他们起早贪黑，把夜梦的故事交给汗水和脚步去书写；他们亮一身豪情，把凌空之心托付给辽阔的蔚蓝，哪怕承担风雨雷电。扛着太阳赶路，他们亮出了一肚子两肋巴山歌；枕着月光入眠，他们暂时忘记了疲惫和心酸。

敢爱，可以心试滚烫的针尖；敢恨，习惯向无良施以怒目和铁拳。

常常于冷风中捧出内心的炭火；常常像淤泥中的青荷，清爽的花叶包裹着干干净净的莲蓬。

简单，快乐，自信；热诚，友善，本真。

他们的心品是肝胆相照的明镜，是幸福生活的胎体，是美好人生的本色。

你若靠近，就是他们乐意认领的亲人。

灯下漫笔

节气到了，小雪。

天是块青石板，冷硬，扣在豫北平原的脑门上。云呢？稀薄得如同婆姨们浆洗过头的粗布衣裳，灰白，透亮，挂不住一丝水分。日头也是个吝啬鬼，明晃晃悬着，光却凉薄，照在身上没半点暖和气儿，倒像撒了一把冰碴子，顺着领口、袖管直往骨头缝里钻。

风从西北来。不是吹，是削。呜呜地，带着哨音，像是西伯利亚的野马群，鬃毛上结了冰凌子，没命地跑过这黄河故道。刮得人脸皮子紧，麻酥酥地疼；刮得老槐树仅剩的几片枯叶子，瑟瑟抖得像风里的破铜钱，哗啦哗啦，响得人心烦意乱。屋檐下挂着的干辣椒串子、老玉米棒子冻透了，硬邦邦，互相磕碰着，叮叮当当，敲着这寒冬的边鼓。“小雪喽！”糞蛋爷蹲在南墙根底下晒太阳。墙是土坯墙，早被岁月啃得坑坑洼洼，残留着点儿白天吸进去的可怜暖气。糞蛋爷裹紧了他那件油光发亮的破棉袄，双手揣在袖筒里，头缩得像刚从冻土里刨出来的老鹳窝。他眯缝着眼，瞅瞅天，又瞅瞅村口那条冻得发白的土路，嘴里哈出的白气，刚出口就被冷风撕碎了，散了。“节气到了，雪呢？老天爷的记性，喂了狗？”烟袋锅子塞嘴里，吧嗒一下，没点着。冷得连烟袋都懒得冒烟。

村道上空空荡荡，人影儿稀疏。狗也嫌冷，蜷在柴火垛背风的窝里，只露出半个湿漉漉的黑鼻头。水洼子早结了冰，灰白色的冻壳，踩上去“嘎吱”一声脆响，裂开蜘蛛网似的细纹。谁家婆娘在院里拾掇腌菜的大缸，粗瓷的，酱黑色。揭开蒙着的厚塑料布，一股子酸酸凛冽的气味裹着寒气，“噗”地冲了出来，直往人鼻孔里钻。婆娘的手冻得通红，像刚拔出水的小萝卜，指尖肿着，却麻利地把压缸的青石头重新压实。腌透的萝卜缨子、雪里

蕻，挤在缸里，颜色黯沉，缩着身子，仿佛也畏着这股子深入骨髓的干冷。

田野更是空旷得叫人心里发慌。麦苗儿刚出齐整，薄薄一层绿，紧贴着黄土地皮，像是给冻土打上去的补丁。绿得怯生生的，仿佛喘气儿都不敢大声。寒风吹过，麦苗儿连伏倒的力气都没，只是硬挺着，小小的叶片绷得笔直，透着一股子倔强的凉意。田埂上的枯草，一色儿焦黄，硬挺着枯茎，在风里簌簌地抖，像无数根烧焦的细小骨头。几棵落了叶的柿子树，枝干黢黑，叉在灰蒙蒙的天幕上，活像老天爷随手画下的几道焦墨。顶梢还挂着两三个冻透的柿子，红得发乌，凝固了，风再大也吹不落，如同钉死在季节末梢的几滴血。

河沟子瘦得可怜。水皮子结了冰，不厚，透着下面浑浊的黄泥汤。冰面冻得不瓷实，泛着青白色的哑光。几个半大娃娃不怕冷，拿石头子儿砸冰玩，“咚咚咚”几声闷响，冰面裂开几道白印子，却不见碎开。娃娃们冻得鼻涕拖得老长，吸溜一下缩回去，又流出来，小脸蛋像熟透的冻柿子。他们跺着脚，哈着手，嘴里喊着：“小雪啦！该下雪啦！”声音脆生生的，砸在空旷的野地里，瞬间就被呼呼的西北风卷走了，吞没了。

晒场上堆着高高的秸秆垛，金黄的色泽也被寒气逼得黯淡了。干透的秸秆散发着一股干燥的、带着土土气的冷香。几只饿急了麻雀，羽毛蓬松得像毛球，在垛子底下费力地刨食，小脑袋一点一点，啄食着散落的秕谷。爪子踩在冻硬的地面上，印子浅浅的。

屋子里也并不暖和。炉子烧着，火苗却像是怕冷，蔫蔫地舔着乌黑的炉膛，那点热乎气儿，还没爬上炕沿，就被门窗缝里钻进来的贼风给劫走了。婆娘们坐在炕边，就着窗户透进来那点灰白的光，纳鞋底子。锥子扎

过千层布，“咻啦——咻啦——”，声音又密又急。麻绳勒紧，穿过厚厚的布层，发出紧绷的声响。手指头冻得有点儿僵，时不时地放在嘴边呵几口热气，搓一搓。针线篮子搁在炕头，里面的顶针、碎布头、线毡轱，摸着都冰凉。新过门的小媳妇，翻箱倒柜，把压箱底的厚棉被翻出来晒。被子搭在院子里的铁丝上，棉花胎吸饱了干冷的空气，拍打起来，“嘭嘭”作响，腾起细细的尘烟，在冷阳光里漂浮。

“这天干冷干冷的。”糞蛋爷终于点着了烟袋，狠吸了一口，劣质烟叶的辛辣味混着寒气冲入肺腑，他忍不住咳了几声，胸腔里发出空洞的回响。“冻土层都硬了半尺厚。再不下点雪盖盖，明年开春，这地咋种？麦根子都怕冻酥了！”他看着远处僵硬的麦田，浑浊的老眼里满是忧虑。节气书上说“小雪封地”，可这地平展展，黄苍苍，封哪儿了？只有寒气，像看不见的铁犁铧，深深犁进土里，也犁进人心里。

村口小卖部的老汉守着个烧蜂窝煤的铁皮炉子。炉筒子半温不凉。他缩着脖子，听收音机里里咿咿呀呀唱着豫剧。声音调到最大，锣鼓铙钹热闹非凡。《打金枝》唱得正酣，可那份热闹，更像是硬贴在这冷寂天幕上的一张红纸，薄，飘，压不住这旷野的寒。空气里的干尘，随着炉边微弱的热流轻轻浮沉。

夜来得猛。日头一栽下去，寒气立刻如同涨潮的冰水，汹涌地漫过平原，浸透村庄。星星出来了，格外多，格外亮，钉在漆黑冰冷的天穹绒上，像无数颗冻硬的冰珠子，闪着尖锐的寒光。呼——一口气，眼前腾起一大团浓得化不开的白雾，久久不散。屋檐下，无声无息地挂上了一排晶莹的冰溜子，白天看不见的水汽，夜里悄悄凝成了这尖锐的獠牙，越伸越长。

寒潮来了。电视里预报员的声音平板无波，说着大幅降温，说着西伯利亚来的冷空

人与自然

鲜切花与土培花

❁ 鲁艺帆

鲜切花为什么贵呢？那天等电梯想到这个问题。因为土培花成长周期很长，但购买鲜切花的话就可以直接拥有一株花最美丽的时刻，它把生命中最灿烂的几天全数奉献给你，你占有了它一生的精华而不必在它成长的过程中多付出一分。多花两个钱买这些是再划算不过的。

土培的百合、茉莉，往往只要15元左右一盆。买土培花，你就要从一株绿色植物养起，每天给它浇水，不定期清理叶片，观察病虫害，很缓慢很缓慢的，它长了一个或者几个花苞出来，你又静静地守候着它，花苞期可能还需要额外的施肥与照顾，如果一切顺利，某一天它会突然开放，给你一个惊喜，如果是我，一定会很激动地夸赞它：你开了啊！你真厉害呀！

守护了这许久，开花就这么几天，你会格外珍惜。但也有不顺利的时候——营养不够，花苞没有绽放便凋落了，整个干枯了。这时候是要伤感一下子的，毕竟多天的守候是板上钉钉的落空了，就像我两年前养过的一株茶树，很久很久长了两个花苞出来，我每天都看着，结局偶然不小心碰到，它竟然干脆利落地从枝上掉落了，那一刻我很是伤心，不亚于对人类的情感。不过后边我通过这件事情了解到，或者是土壤板结了，或者是开花期营养不够，导致花头比较脆弱，学到了一点园艺知识，它也算是没有白白牺牲。它开了花之后，跟随四季的节奏，慢慢地叶片也落了，最后只剩下一个干枯的老桩，看起来就像死了一样，接下来确实是一段很长很长的分别，其间还带着期待和一点担忧——你不知道这植物是真的死了，还是暂时的休眠了。直到第二年惊蛰之后，你才会知道答案，它哪一

天可能就猛地抽出许多柔嫩的枝条，而我会带着满腔的欢喜与它重逢。

看，虽然养土培花周期长了些，但也是一种很大的精神享受，你伴随着它的生长体会到很多情感。虽然你付出了很多，但它每天都默默地陪伴着你，你给它浇水，它就多长两个嫩嫩的叶片来回应你，你给它换了大的花盆，它就努力生出更多的旁支，它会给你一种要你不敢弃，希望就真的永远都在的感觉，处处有回应。写到这里，我转头看了一眼背后的金鱼花（养了很久，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那天去花卉市场看到一株很相似的植物，叫作金鱼花，姑且这么叫它），它上周长出了两个小花苞，现在有一个已经枯萎了，我又见证了一场生命的轮回。

你和你的花经过了这么一场相处，你们也变得熟悉彼此，它某天开了花，你会觉得自己的等待被对方感知到了，那种欢欣雀跃本身已经和这朵花是否美艳无太大关系，那是一种双向奔赴的快乐。这花即使是花瓣残缺不甚完美，香味不甚令人愉悦，它也会占据你全部的视线。双方一起经过了这一场相伴，一起消磨了这许多时间，这花无论如何是不会因为外形而受到苛责的，多的是是一种充满柔情的体谅。和人与人的相处很像吗？当然不是！只图那一时的鲜艳，凋落时就只有决绝的别离，没有更深刻的东西去暂缓和美化时间的流逝。

鲜切花虽好，但多少有些物质交换的薄情，那美丽也是稍纵即逝的，盛放期千般万般的浓烈，转眼就是垃圾桶的命运，对比过于强烈。

我还是喜欢土培花那个缓慢的过程，踏实，笨拙，但充满希望。

手，把它们变成白面夹红薯面花卷馒头，或是甜滋滋的饅饅丝。

此刻，我的小手也像装了马达一样，快速摆片。

为了提高效率，父亲手捧湿漉漉的薯片，均匀地在麦地里撒开，然后，我们把叠在一起的摊摆开来。

薯片晾晒期间，最让我们厌烦的是夜雨的突然降临。半夜时分，大片乌云像是感冒了，阴沉着脸，一个喷嚏就向大地。母亲急把我和姐姐从睡梦中唤醒，爸妈拉着架子车，载着我和姐姐，提着马灯急急向摆满薯片的麦地赶去。

漆黑的麦田里，大半干的薯片拱了腰，像萤火虫一样释放着银光。寒风直透骨髓，令我瑟瑟发抖，但我们保粮的意志，和夜的寒冷比耐耐力。薯片“哗、哗”地飞进竹篮里，我们用双手和稀疏的雨滴拼命赛跑。终于，在大雨降临前，我们收拾完薯片赶回家里。

我的少年时期，在那主粮不够、粗粮来凑的艰辛岁月，蒸红薯、煮薯片，以及红薯的衍生品，粉条、扁刺、油炸丸子、红薯面夹白面花卷馒头等，丰富和营养着我们的生活。而参加家庭劳动，摆红薯片等带来的艰辛愉悦，使我从小养成了坚韧顽强、吃苦耐劳的品格，从而激励和鞭策着我以后的学习、工作和生活。



荐书架

《林门郑氏》：女儿视角书写的母亲生命史

❁ 高晓倩

近日，新锐作家林雪虹的首部非虚构作品《林门郑氏》由世纪文景出版。在这部写作时间长达六年的作品中，林雪虹以女儿的视角回溯母亲郑锦隐忍而顽强的一生，敏锐捕捉华人母女间复杂幽微的情感纠葛。她以克制的语言传达饱满真挚的情感，悼念亡母的同时也是一次痛彻心扉的自我剖析与接纳。《林门郑氏》是两代女性的喃喃低语，更是对女性处境的勇敢审视。

林雪虹的母亲郑锦出生于马来西亚人口众多的华人家庭。作为长女，她早早便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。她孤身赴新加坡学习裁缝技艺，学成归来倾力全力撑起一间小小裁缝铺；她立

多年来，白面裹红薯面花卷馒头始终是我的偏爱。它天然的甜香，承载着岁月的厚重，总能唤起我对幼年困难经历的怀思。于是，少年时期和家人摆红薯片的经历，如涌浪般跨过光阴的时空，讲述着金秋的故事，映入我的思绪中。

记得我年少时，母亲常年随生产队劳动，靠挣工分获取集体分配的粮食养家糊口。红薯作物，往往要到冬小麦完全播种结束才开始收获。而这时，已是秋末初冬的季节了。

那天我下午放学，见奶奶已在做晚饭。不久，在镇上工作的父亲也下班回家，催我和姐姐赶快做完作业，等吃罢晚饭，到地里摆红薯片。

这时，厨房里传出“咔嚓、咔嚓”的切菜声。金黄色的小米粥，翻着岁月的褶皱，腾着金色的细浪，吹出“咕嘟、咕嘟”的肥皂泡，米香弥漫了农家小院。刚出笼的玉米面夹红薯面花卷馒头，像极了婴儿的嫩脸，光泽亮丽、富有弹性。

吃罢晚饭，父亲拉着架子车，我和姐姐提着母亲的晚餐在后面跟着，向生产队红薯地奔去。

上下梯田里，新翻的黄土地黑黢黢的，黑黄油亮。红薯秧蜷缩着沧桑的躯干和枝叶，一堆堆盘卧在地边，留恋地和它孕育长大的子女们惜别。红、黄相间的薯果，丰硕圆润，在夕阳

余晖映照下绽放着生命的润泽。

生产队长拿着账本，带领几名骨干群众，提着大称和箩筐，按顺序给各家分红薯。哥哥、叔伯们坐在地头的架子车杆上，“吧嗒、吧嗒”抽着旱烟，从他们的口鼻，徐徐喷吐出一团团疲惫的烟云，像薄纱一样轻柔地飞入空中；婶嫂、大娘们坐在地头的红薯秧上，聊着张家长李家短；孩子们则在地里比赛翻筋斗、摔跤的才艺。晚霞也兴致勃勃地把一抹霞影饰红了人们的脸庞。

终于等到给我家分红薯了，我和姐姐高兴地帮着父母，先是把饱满一年、表皮完好无损的红薯运回家，放进红薯窖里储藏。然后把表皮损伤的红薯运到自家自留地擦片。

等不及晚霞回山，皎洁的月亮就从东方升起。嫦娥仙子娇羞含羞，把它洁白如玉的纱影抖落在大地上。广阔的田野，麦苗嫩绿的牙尖刚从土里拱出来，给大地涂上一瀑浅绿，在夕

阳的余晖和微风中，展露新生命的可爱清丽。

初冬的夜风如飞旋的砂轮，刮得脸隐隐作痛。厚厚的棉衣棉絮紧张，组成一道防护墙，顽强地阻挡着寒风一波波凶猛的进攻。尽管如此，漏网的风还是钻入棉衣，剥蚀着体温，令我颤寒。

父亲用篮子把红薯均匀地倒在麦地里，堆成一个个小薯堆，便于擦片和摊摆。我和姐姐把切好的薄薯片一片片均匀摆放。为便于红薯片快速晒干，我特意把它们靠在小土块儿上睡觉。

此时，我头脑中浮现出一幕幕温馨的画面。晒干了的红薯片肌白如雪，在电磨的铁斗里翻滚着，瞬间被吞噬，被肚腹里的铁碾粉碎成洁白的红薯面粉。而后，奶奶用灵巧的双

阳的余晖和微风中，展露新生命的可爱清丽。

初冬的夜风如飞旋的砂轮，刮得脸隐隐作痛。厚厚的棉衣棉絮紧张，组成一道防护墙，顽强地阻挡着寒风一波波凶猛的进攻。尽管如此，漏网的风还是钻入棉衣，剥蚀着体温，令我颤寒。

这时，耳边传来母亲擦红薯的“嚓、嚓”声和周围各家红薯刀“嚓、嚓、嚓”地欢唱，交相呼应，此起彼伏。

父亲用篮子把红薯均匀地倒在麦地里，堆成一个个小薯堆，便于擦片和摊摆。我和姐姐把切好的薄薯片一片片均匀摆放。为便于红薯片快速晒干，我特意把它们靠在小土块儿上睡觉。

此时，我头脑中浮现出一幕幕温馨的画面。晒干了的红薯片肌白如雪，在电磨的铁斗里翻滚着，瞬间被吞噬，被肚腹里的铁碾粉碎成洁白的红薯面粉。而后，奶奶用灵巧的双